

汉语愿望表达与愿力调节^①

曹秀玲 顾建身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情态范畴中有一类表达意愿或愿望的,其主要载体是动词。本文以愿望动词为切入点,考察汉语愿望表达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感情色彩倾向。根据语义特点,愿望动词由低到高有四个愿力等级;由于愿望动词自身及物性较低,愿望主体、愿望责任者、愿望客观可达成度,是愿望实现与否的决定因素;表达愿望时主体根据主客观条件对愿力等级进行调节。

[关键词]愿望动词;愿力;语用调节;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 (2025) 06-0003-11

零、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愿望的解释是“希望将来能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反映人们对非现实世界的主观理想愿景。语言中的愿望表达具有以下特点:(1)愿望是愿望主体基于主客观条件产生的一种想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2)“某种目的”达成时间为“将来”,具有非现实性;(3)“达成某种目的”不具有必然性和强制性。上述特点决定愿望表达是一种特殊现象。

以往学界研究情态范畴多会谈及意愿和愿望问题。如叶斯珀森讨论含有愿望成分的意念语气范畴时,提出与愿望有关的类别就包括希求式(optative—可实现的)、愿望式(desiderative—不可实现的)和意图式(intentional)等三类。叶斯珀森发现与愿望有关的内容需要考虑事件能否实现,并将与目的相关的“意图”也纳入意愿范畴。Palmer(2001)从类型学角度将情态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命题情态(prepositional)和事件情态(event),第二层级将命题情态分为认识情态(epistemic)和示证情态(evidential),将事件情态分为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其中动力情态是使事件可能成真的动力条件,而意愿情态(volitive)属于动力情态下属的第三层级类别。范伟(2017)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将动力情态分成能力型、意愿型和惯常型三种,其中意愿型动力情态“表示句子主语抱有某种主观愿望,使得命题的实现成为可能”,并将其分为“愿望类”和“决意类”两种,前者包括“想、愿意、肯”等,后者包括“要、决意、意图”等。

汉语表达愿望以“愿望”动词为主,指的是包括“巴不得、巴望₁、但愿、恨不得/能、冀望、渴望、盼/盼望、期望、期盼、期待、祈望、祈愿、企望、奢望₁、深望、望₄、希₁/希望₁、想₃、想望₁、欲、愿₃、愿意₂、指望₁、祝₁/祝愿”^②等在内的主要由“望”“愿”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语言主观性与汉语去主观化表达”(项目编号:23AYY007)。

^② 词项右下角数字表示多义项动词愿望义项的次序,加虚线词项表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未收。

作为构词语素构成的一组动词。其中多个单音节动词有其相应的双音节形式，但单音节词仍常独立使用，如“望、愿、祝”。“希”“欲”虽日常口语少用，但在书面色彩较强或较正式的文体中仍有出现。本文以汉语愿望动词为切入点，考察汉语愿望表达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愿力等级以及语用调节现象^①。

一、汉语愿望表达要素与形式

愿望表达言语行为可以概括为：愿望主体综合主客观因素对现实情形进行识别和判断，激发描述理想事态的心理动力，继而对理想事态所关联的行动、状态或要素进行提取，最终形成愿望事态。一个愿望表达至少涉及愿望发出者、愿望对象（即愿望实现的承担者）和愿望内容，本文将愿望的发出者称为“愿望主体”，愿望的承担者称为“愿望责任者”。

愿望主体可以对理想情况实现为真的路径进行分析，指定由相关责任者施行。愿望主体大脑中的生成过程可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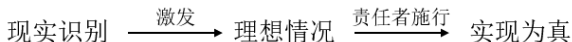


图1 愿望生成过程

图1的愿望表达要素组合形成汉语愿望表达框架：（愿望主体S）+愿望动词+愿望小句。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1 愿望主体

Goffman(1981)将“说写者”分为阐述者(animotor)、作者(author)以及当事者(principal)。阐述者是实际的说话人，作者是该段内容实际的创造者，当事者是施行言语内容的行动者。愿望主体是愿望的“作者”，当愿望主体为说写者时，阐述者与作者是统一的；“当事者”是实施愿望的人，它可以是愿望主体，也可以是他人，是愿望的“责任者”。

愿望主体一般充当全句主语。主语为“我/我们”时，愿望主体作为言者直陈个人愿望；愿望主体为听说之外第三方时，言者意在向听读者描述他人愿望。^②愿望主体与言者一致时，主语一般为自指的“我”或直接省略；若愿望主体是交谈双方之外的其他人，愿望主体置于句法主语位置。例如^③：

①愿国内外正直人士予以友谊之衡断与公平的处理。（《人民日报》1946年06月11日）

②如果我牺牲了，我不反对你再爱别人，可是希望你好好抚养我们的还没出世的孩子。（茅盾《蚀》）

③他们日夜盼望我们的大军能忽然自天而降，给他们报仇。（老舍《火葬》）

例①和例②愿望主体为说话人，言者主语与句法主语同一，例①动词“愿”的主语以省略为常，例②主语也承前省略，例③愿望主体是听说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他们”。

1.2 愿望责任者

愿望内容后接于愿望动词，由愿望小句呈现，愿望小句通常为主谓结构，其主语即为愿望责任者。愿望责任者S与愿望主体有时同指，有时不同指：同指时愿望主体自身承担愿望实现之责，不同指时小句主语s为言者之外的愿望实现责任者。愿望表达形式可细化为：（S+）愿望动词+s+VP。根据愿望主体和愿望责任者之间的指称情况，形成S与s多种组合类型。

^① 表达意愿或愿望不限于动词，但愿望动词无疑是愿望表达最直接和常用的形式。

^② 也有更为复杂的愿望表达，如“希望你叫他早点把书送来”。本文重点考察愿望表达框架，未做细化处理。

^③ 本文语例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CCL语料库。

先看愿望主体为说写者的用例：

④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立即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企望用科学拯救和振兴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人民日报》1998年02月24日）

⑤前天，父亲回家了，我希望你能够来我家一次，和父亲见见。（茅盾《蚀》）

⑥谁知道我将来能遇上一个什么样的姑娘，但愿她和我身旁的这位一模一样。（《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7日）

上述三例愿望主体均为言者“我”，愿望责任者分别为言者本人、交谈对方和谈及的第三方。再看愿望主体为非说写者的用例：

⑦戴尔公司正在酝酿新一轮的降价销售，企望以扩大市场份额为首要目标，在利润上降格，以求运用成本优势，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新华社2001年05月新闻报道）

⑧大家都企望二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能重聚在一起，家乡桐庐的人更是如此。（《作家文摘》1993年07-12月）

⑨她希望你归国娶一房好妻室，比她强十倍的，小心伺候你。（向恺然《留东外史》）

例⑦的愿望主体与责任者同一，均为“戴尔公司”，愿望小句主语承前省略；例⑧和⑨的愿望责任者分别为第三方和听话人。

1.3 愿望表达中的听读者

愿望表达中，说写者将愿望内容通过语言形式传递给听读者，听读者实际可细分为“接收者/受益者/责任者”等不同语义角色。例如：

⑩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⑪仆依族朋友们……愿大家世代过着和平和友谊的生活。（《人民日报》1958年01月30日）

⑫此时此刻，他们只奢望有一口维持生命的氧气。（《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

⑬乘这机会，曼青表示了希望金博士从学理方面赞助仲昭的新闻编辑方针的意思。（茅盾《蚀》）

上面四例中，前两例是祝愿，愿望责任者为信息的接受者或受益者，后两例愿望责任者分别是愿望事态的受益者和施行者。

愿望表达中听读者很少成为愿望主体。“你/你们”作为愿望主体时往往不单纯表达愿望，而是常采用疑问或伴以转折或反驳形式。例如：

⑭陆小凤道：“你希望我找回它之后，带来给你看看？”（古龙《陆小凤传奇》）

⑮你希望早餐能吃到满满一碗大米粥，而得到的却是一点点白薯粥，这是悲哀的。（《人民日报》1979年09月18日）

⑯“你胡说。”我反驳：“你太自私，你希望我留在你身边，你不想我有自己的事业。”（张小娴《面包树上的女人》）

1.4 愿望内容

愿望内容以愿望动词小句宾语的形式呈现，是愿望主体基于现实情况而形成的相关理想事态，据此愿望内容又可分为三种：（1）现有状态的延续；（2）现有状态的改变；（3）与现有状态相关的新事态。例如：

⑰你信赖过我，希望你信赖我到底。（巴金《家》）

⑱我希望从此改变了我的性格，不再消极，不再多愁。（茅盾《蚀》）

⑲他等着……找一位算命先生合合看。他希望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不吉”的回答，他甚至打算

向算命先生行贿。(巴金《家》)

例[□]愿望主体希望对方保持对自己的信赖,例[▣]愿望主体“我”希望改变个人的性格,例[▢]“算命行为”尚未实施,但对愿望主体而言“不吉”是与当下情形相关的理想事态。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主观愿望都不能脱离客观现实,否则就成为所谓的“痴心妄想”。

二、愿望强度及其表征形式

愿望是主体在客观现实条件下生发出来的,所反映的是个体对非现实世界的理想倾向。因此,愿望小句所传递的不仅是事态信息,还包括主体对愿望实现为真的主观意愿,具体表现为由强渐弱或由弱渐强的一个愿望强度序列,即愿力等级。愿望主体通过愿望动词选择传递不同强度等级的愿力。

2.1 愿望动词的语义强度

汉语愿望动词可以粗略分为以下四个愿力等级:

I.较低强度(“但愿”类),包括:但愿、惟愿、奢望等;

II.中等强度(“希望”类),愿望表达的基本形式,词项数目最多,如:冀望、期望、期待、企望、望、希、希望、想₃、愿意₂、祝/祝愿;

III.较高强度(“盼望”类),包括:巴望、渴望、盼/盼望、祈愿、指望等;

IV.最高强度(“巴不得”类),包括:祈盼、热望、深望、巴不得、恨不得、恨不能等。

上面愿力等级划分可以从辞书释义中得到验证:不同愿力等级的愿望动词分别以“希望”“盼望”及其修饰限制语作为元语言成分。例如:

渴望:迫切地希望。

冀望:〈书〉希望。

盼望:殷切地希望。

期望:对未来的事物或人的前途有所希望和等待。

企望:希望。

想₃:希望;打算。

以上词语均以“希望”作为元语言进行释义,但“渴望”和“盼望”的释义中分别另有“迫切地”“殷切地”修饰,表明语义程度高于“希望”。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希望”义为“心里想着达到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是一种中性语义强度表达,关联的愿望动词较多。其他表“愿望”的动词释义如下:

巴望:①〈方〉盼望,②指望。

祈盼:恳切盼望。

祈望:盼望。(引自《倒序现代汉语词典》)

热望:热切地盼望。

深望:深切地盼望。

指望:①一心期待;盼望。①

以上词项以“盼望”作为元语言进行释义。根据辞书释义,“盼望”义为“殷切地希望”,

^① 以上释义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一版,2002年12月第8次印刷。《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未收“祈望”,收“祈愿”“祈盼”。

语义强度高于“希望”。而“祈盼”“热望”“深望”释义中“盼望”前另有修饰成分，表明其语义强度又高于“盼望”。“巴不得”和“恨不得”与此相类。

与此相对，“但愿”“惟愿/唯愿”常用于表达最低或唯一的愿望，但《现代汉语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均未收^①。高亮（2015）注意到“但”和“愿”高频使用固化形成的“但愿”与低可能实现有一定关系，常用于祈愿祝福；张秀松（2024）进一步提出“但愿”为表达负面认识立场和正面情感立场的语用标记。本文考察发现，“奢望”义为“过高地希望”，即主体自知实现概率低，同样表达较低愿力。

2.2 愿望动词的低及物性

表达愿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虽有愿力等级之别，但对愿望责任者影响相对有限。这是因为，愿望毕竟仅为主体内心想法，不具备强制实现为真的控制力。根据 Hopper & Thompson（1980）的“及物性假说”，愿望动词属于非现实性的（irrealis），也有意志（volitional）使其实现为真，但由于主体自身对愿望事件和愿望相关要素的约束力不同，所以在施事性（Agency）、宾语受影响性（Affectedness of Object）等参数上有别于动作动词。尽管如此，愿望主体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责任者为愿望实现付诸努力，“一定不辜负……的期望”反映的就是这种愿力的作用。愿力虽然表现为不同的等级，但归根结底是愿望主体对责任者的影响力。虽然愿望动词对充当宾语的愿望小句的及物性较低，但愿望表达结构内部的控制力依旧有强弱之分，较高的控制度往往意味着较高的愿望传递效率，及物性更强，反之亦然。

根据愿望主体和责任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可以将愿望实现的控制度分成无控制力、唯一控制力、一定控制力三类：无控制力愿望指的是愿望本身无关实现与否，愿望主体无明显施事性，作为宾语的愿望内容实现与否不受愿望主体影响（祝愿类）；唯一控制力愿望指的是，主体对于愿望实现无能为力，由责任者控制且倚赖于唯一的责任者；一定控制力愿望指的是主体抱有某愿望，对于愿望责任者和对于作为宾语的愿望内容，愿望主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2.1 无控制力愿望

这类愿望表达主要是祝福语，此时愿望主体无需考虑愿望的实现难度，也无需为此类愿望付出实际行动。例如：

㉑ 再见，李应！祝你成功！（老舍《老张的哲学》）

㉒ 敬祝刘司令员、邓政委身体健康！（《人民日报》1946年09月16日）

㉓ 西北农电事业，愿你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报刊精选》1994年第08期）

㉔ 愿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1日）

表达祝愿时，“祝”比“愿”更多注重礼节性，愿望内容更为泛化，可在对受益者具体情况了解较少的情况下发起。“愿”也可用于礼节性表达，如例㉒和例㉔中的“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举案齐眉”等适用面较广的祝福语，同时也可用于表达更为具体和贴合愿望责任者具体情形的祝福语，此时“愿”一般不可换用为“祝”。例如：

㉕ 你们是文艺队伍的精华，愿你们的脚印踏遍天山南北，把党的爱民种子尽情播撒。（《人民日报》1985年09月26日）

㉖ 周总理最后祝愿“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松柏一样长青，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盛开在我们两国的大

^① 《现代汉语词典》收“过望”，释义为“超过自己原来的希望：大喜~”。事实上，“过望”只作为固定短语的组成部分，描述超出预期的喜悦。

地。”（《人民日报》1958年04月03日）

2.2.2 唯一控制力愿望

当愿望事态为主体自身无法施加影响、责任者为遂愿的唯一决定要素时，为凸显主体对责任者的强依赖性，说话人通常使用高愿力愿望动词“指望”“巴望”等，具体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主体将个人希望全部寄予责任者身上，二是主体认为某种愿望结果是个人的唯一目的。例如：

25 这些部门的资本家指望着市场情况会好转，指望着只要住宅建筑和汽车工业一活跃，便可以带动整个经济脱离泥潭。（《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5日）

27 当日项王指望一战擒了汉王，异常高兴。谁知天不做美，刮起风来，竟被汉王走脱，顿觉懊丧。（黄士衡《秦朝野史》）

与此相类，“巴望”“热望”等也体现主体对愿望结果的热切需求和长时关注，而长期积蓄的强依赖性愿望所带来的往往是更高的愿望强度。例如：

28 汤阿英因为生活难做，过度疲劳，在车间早产，她一心一意巴望有个儿子。（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29 他机械地揩着汗，眼睛瞪得挺大，盯住了那边机要房的小门，巴望王和甫赶快出来。（茅盾《子夜》）

有些愿望的实现是普通人力所无法掌控的，此时人们常寄望于非自然力——神仙、上帝或最高统治者，使其成为愿望实现的唯一责任者。例如：

30 今儿见着父皇，甘愿侍奉汤药，稍尽儿臣的职分。但愿佛天保佑，侍奉得圣躬痊愈，儿臣死也甘心。（陆士谔《清朝秘史》）

31 到了铺子，耳朵里还是嗡嗡的响；老是这么响，一天到晚是这么响！但愿上帝开恩，叫咱回家吧，受不了这份乱！（老舍《二马》）

32 了缘却不说他话，只说：“但愿皇上修德自爱，使奴宽心才好。”（陈莲痕《乾隆休妻》）

例句中“圣躬痊愈”、社会混乱局面、个人命运均非愿望主体等一般人力所能左右的，因此只能寄望于佛天、上帝等神力或人世间最高统治者。此时愿望实现可能性极小，多用“但愿”，体现愿望主体发愿时的消极态度。

2.2.3 一定控制力愿望

有些愿望可以通过责任者付诸行动和相应努力得以实现，因此表现出一定的控制力，此时通常选用“希望”类愿望动词。试比较：

33 马英迷迷糊糊地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一面紧紧抱住母亲，但愿这梦长一点。（李晓明《平原枪声》）

34 他静静地立在这里，希望祖父早些醒来，他也可以早些出去。（巴金《家》）

35 可贵的保育工作者们的这颗“赛妈妈”之心！但愿我们的保育工作者都来“赛妈妈”，真正地赛过妈妈！（《人民日报》1959年08月02日）

36 我希望把我所学到的、研究的一切，都展现在这一百多亩田地上。（《报刊精选》1994年第01期）

具有一定控制力的理想事态有望实现，但控制度有高低之分：例33、34中愿望主体对梦的长短、祖父醒来的时间控制力较弱，但例35、36保育工作者“赛过妈妈”和把“所学到的、研究的一切，都展现在这一百多亩田地上”尽管受制于多种因素，但有一定的控制度，特别是例36，愿望主体自身就是责任者，控制度相对较高。愿望动词选择本身体现愿望主体对于理想事态的控制，较低愿力等级反映主体较低的控制意愿，如例33和35，前者是客观上难控制，后者则是主观的“不作为”。

“但愿”“奢望”和“巴不得”“恨不得”作为最低和最高愿力的愿望动词，分别关联较低可能性和夸张不现实事态^①。例如：

3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为董氏兄弟注脚。（蔡东藩《元史演义》）

38 事实上，这一次我并不奢望真还能再见到一个活着的绉弩。（《读书》1983年第50期）

39 这叫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因此我巴不得早点死，死了是罪有应得。（方平、王科一《十日谈》）

40 马威一句话没说，撅着嘴死嚼面包，恨不能把牙全嚼烂了才好。（老舍《二马》）

例37和38中的“但愿”和“奢望”分别关联最低和过高的愿望，与肯定和否定形式共现；例39和40中的“早点死”“把牙全嚼烂”，虽然愿望主体的愿力最高，但不具有实际控制力，也不会实现为真。

三、愿望的感情色彩与愿力调节

3.1 愿望的感情色彩

愿望既然是“希望将来能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那么对愿望主体来说必然是合乎心意的。但客观来看，愿望小句表达的内容有积极和消极色彩之分：积极色彩愿望是无标记的，并且与愿望动词之间形成选择性关系——“祝愿”类愿望与积极色彩相关联，其他愿望动词也主要表达对理想结果的期待和避免出现负面结果。例如：

41 他们有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他们渴望着做一些有益的事。（巴金《家》）

42 我盼望，明媒正娶把你聘出去，外甥女体面，舅舅也有光。（老舍《柳树井》）

43 我等候你帮助我，我希望你告诉我，在我这种环境里，可有甚么方法挣脱？（巴金《爱情三部曲》）

例41、42中的愿望内容对愿望主体而言是合乎心意的，就一般的社会认知来说也是积极的，而例43愿望内容的感情色彩是中性的。

当愿望小句表达负面信息时，一般采用“否定词+愿望动词+愿望小句”或“愿望动词+否定词+愿望小句”形式。例如：

44 可是摩托自行车大有危险，希望他别摔死，可是真摔死，咱也管不了呀！（老舍《二马》）

45 这次他在会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不要再拖。（《人民日报》1984年05月29日）

例44和45可以变换为“不希望他摔死”“不希望再拖”。变换前后语义表达虽然相近，但变换后“不”否定的是动词“希望”，不再是愿望表达，而是一般的否定陈述。

与积极和中性感情色彩相比，消极色彩愿望小句出现频率较低。例如：

46 他们指望火车撞翻了以后，好大掏旅客的腰包。（《人民日报》1957年09月29日）

47 （结婚后）两个人互相觉得是个累赘。懒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哪一天天塌了，等死……（曹禺《日出》）

就一般的社会认知来说，盼望撞车后掏旅客腰包和“哪一天天塌”是违背社会伦理的。例句恰恰反映愿望自身较强的个人主观性。尽管如此，受制于社会规约，消极色彩愿望小句的出现是受限的。

3.2 愿力强弱的调节

愿望实现与否取决于是否具备实现条件。愿望主体的愿力强弱和愿望责任者对愿望实现的控制度影响愿望的达成，但并不必然决定愿望的实现。愿望实现是一个从想法到行动并取

^① “巴不得”“恨不得”均表最高愿力，但《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指出“恨不得”多用于实际做不到的事。

得预期结果的过程,更多取决于理想事态的实现难度和愿望责任者为此付出的努力。尽管如此,愿望本身也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主体的愿望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愿望的达成,这就是所谓的“愿力”。一般来说,愿望目标越高,实现阻力越大,实现可能性越低。不过,阻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所激发的愿望则可能更加强烈,而高强度的愿望可以使责任者感受到主体对其施行愿望的高需求,从而可能促动其为此付诸行动。主体选择某种可能事态作为愿望,会根据愿力等级选择愿望动词进行表达,事实上也就对实现可能性做出预判。

值得注意的是,较低实现可能性、最低愿望有时与最高愿力等级组配,前者如“恨不得”“巴不得”,后者如“但愿”“惟愿”。愿望责任者由愿望主体自身到他人再到超自然力,对理想事态的控制度依次降低,而愿望主体对不可控的超自然力往往寄予热望。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反映了人类的认知心理。

库尔特·勒温(1938/2018)在“场动力理论”中提出“心理张力”这一概念,指个体因未满足的需要而产生的内部紧张状态。这种心理张力会驱动行为,直至需要得到满足或紧张释放。当主体对愿望实现的信心越强(控制度高),则心理紧张程度越小,情感投入也就相对较少,整体的愿望强度也较弱,反之则愿望强度较强。

愿力强弱与愿望实现控制度高低在语言表现形式上也有反映:愿力强控制度高的愿望采用肯定形式,愿力弱控制度低的采用否定形式(如“奢望”)。因此,相对来说,高愿力比低愿力动词更不易进入“否定词+愿望动词+愿望小句”。例如:

48 校长弟弟的五百元,你得替我还上;但是我不希望你跟他去。(老舍《蛤藻集》)

49 家,谁个没有家呢?又有谁不盼望有个幸福的家呢?(《读者》1983)

“盼望”类高愿力动词以肯定形式为常,前面出现否定词时一般为反问或“无不”双重否定形式。“巴不得”“恨不得”等更高愿力等级动词只能采用肯定形式,甚至后接非现实性愿望。例如:

50 在安邑、运城等地人民日夜渴望八路军去解放他们。(《人民日报》1947 年 03 月 21 日)

51 比赛的双方,都巴不得让对方出丑、受伤和失败。(《人民日报》1975 年 09 月 18 日)

52 人们眼睁睁地望着月亮,恨不得把它拿块布包住。(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愿望实现概率较低时,往往选用低愿力等级的“但愿”“奢望”。例如:

53 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人民日报》1988 年 11 月 21 日)

54 只可付之一叹,终日在屋内祝告,但愿上天垂怜,出个神仙,方能救了他的性命。(亚铃《劫后再生缘》)

55 江苏省文化局又在设法,看看是否还有挽救的余地,是否还可保存若干页。但愿他们的工作成功!(《人民日报》1957 年 05 月 27 日)

例 53 中“奢望”和否定词“没有”共现,表明言者不抱希望;例 54、55 分别表示对救他性命和受损文稿修复抱有极低的希望。

当然,愿力强度最终受制于理想事态自身达成的难度。例如:

56 我希望这一节故事,或者能够比那四个抽象的字说明的更多一点。(周作人《山中杂信》)

57 郭襄默默听着,对杨过用情之深大有所感,终于又说了一句:“但愿老天爷保佑,你终能和她相会,从此不再分离。”(金庸《神雕侠侣》)

③⑧他们一方面祷祝，希望时间快些过去，让太阳早点升起来；但是同时他们又明白时间过得愈快，恐怖的时刻也就更加逼近。（巴金《家》）

例③⑤“这一节故事”“比那四个抽象的字说明的更多”具有一定的可控性；例③⑦杨过与“她”（小龙女）能否相会，虽非愿望主体所能掌控，却有一定可能性，这里寄望于“老天爷保佑”；例③⑧“时间”过得快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完全不可控的。

3.3 情感的诚意投入

与其他言语行为相比，愿望表达反映愿望主体主观向好（对愿望主体而言）的想法，与其他有目的性的计划、意图、要求、建议等相比，愿望主体情感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愿望主体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主观认识形成愿力强度并在情感投入程度上得以呈现。主体若存在某种愿望，内心首先需要具备使其实现为真的诚意，即主体确实认为某种事态是理想情况，且真诚欢迎该事态的实现。如果主体对愿望结果具有畏难情绪，放弃该愿望，则主体不具备诚意态度，情感投入就少。因此，“奢望”“指望”多以否定式出现，伴有“悲观情绪”时，多用“但愿”等进行表达。例如：

③⑨我没敢奢望老婆能和我一起去，最近的活动已经很多了，而她又天生不喜欢抛头露面。（饮者无名《丈母娘》）

③⑩他说了这话立刻又后悔起来，担心董先生以为自己是那种没志气的人，在暗示他多给自己工钱，所以赶紧又补一句：“不过我很快就会赚够路费的。”“但愿如此吧。”董先生不置可否地说，还叹了口气。（残雪《残雪自选集》）

例③⑨中“没敢”表明主体表达愿望勇气不足，例③⑩“但愿如此吧”常用于对愿望实现信心不足的回应。

相反，如果主体明知愿望实现困难，依旧选择将其作为愿望表达，则凸显高愿力等级和与之相应的高情感投入，多采用“巴不得”类表达。例如：

③⑪社员们看了都十分羡慕，巴不得自己也能买上一台。（《人民日报》1981年10月21日）

③⑫我当时只有心中感激，我恨不得去给车长叩头。（《人民日报》1951年01月17日）

以上两例“十分羡慕”和“感激”，主体均有较强情感投入。愿望有时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实现，但主体通过强烈情感彰显高愿力，所以“真诚祝愿”“衷心/殷切希望”“热切盼望”等组合形式很常见。例如：

③⑬我真诚祝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愿哈中友谊世代相传。（《人民日报》2020年01月20日）

③⑭我们衷心希望能给予每个儿童这样一个机会。（《人民日报》1952年04月14日）

综上，愿望实现的可控度、愿力和情感投入强度并不成正比，这是由愿望表达的主观性、非现实性和非强制性决定的。

3.4 愿望表达与使令言语行为

愿望表达作为一种陈述性言语行为，反映愿望主体的主观意志，但对责任者和愿望实现与否并不具有强制性：有时愿望不需要执行（如祝福语），有时愿望达成有赖于责任者，而责任者或为主体自身或为听话人或第三方（甚至超自然力），特别是有些愿望本身就不具有现实性，如上文例③⑤、③⑧。

由于愿望表达言语行为自身的弱约束力，使其有时用于指令言语行为，藉此削弱指令表达的强约束性，减少对责任者的面子威胁。例如：

⑤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都市，很可能造成一种真诚朴实的风气，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整个中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取巧，把文艺当作一件最神圣最严肃的工作。（老舍《庄稼记》）

⑥他（胡锦涛）希望同学们珍惜宝贵光阴，掌握过硬本领，毕业以后成为推动我国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力军。（《人民日报》2011 年 04 月 21 日）

⑦袁贵仁希望同学们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掌握必要的避险能力。（《人民日报》2011 年 03 月 29 日）

例⑤是著名作家老舍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希望，例⑥则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的讲话，例⑦为时任教育部长对学生群体提出的希望。这些所谓“希望”实际是对听者提出的要求。通过强制性和约束力小的愿望表达形式包装指令言语行为，弱化强制性，凸显对对方面子的尊重，使指令表达更加委婉，从而缩小听说双方的心理距离和情感对立，使指令更易于接受和得以实施。

由愿望陈述到指令言语行为语力的实现，取决于听说双方相对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一般由社会地位较高或长辈一方实施。这是因为，指令言语行为毕竟带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反向实施是不得体的。同时，愿望表达用作使令言语行为时，仅限于愿力中等的“希望”，愿力高的“盼望”“巴不得”类和愿力低的“但愿”等没有这种用法。例如：

⑧我们想念你，都盼望你多来耍。你看你半年多不来了。（巴金《春》）

⑨皇后回答说：“但愿从今往后，军事大有转机，杨嗣昌奏凯回朝，使皇上不再为国事忧心。”（姚雪垠《李自成》）

例句中的“盼望”“但愿”分别是愿力高和愿力低的表达，因此，它们都不能采用使指令语言行为。

四、结语

愿望表达是愿望主体基于现实条件认知形成的对理想事态的主观表述。愿望主要通过愿望动词表达，愿望主体在认知和情感双重作用下对愿望动词加以选择。根据语义强度，愿望动词可以划分为如下由低到高的愿力等级：

“但愿”类 < “希望”类 < “盼望”类 < “巴不得”类

由于“愿望”是想法而非行动，相对于动作动词，愿望动词及物性低，对愿望事态达成的控制力弱。愿望主体对责任者的影力形成一个由高到低的序列：愿望主体>交谈对方>第三方>超自然力。因此，愿望主体的愿力等级、情感投入，责任者的施为和愿望实现的客观难度共同决定愿望的达成。汉语愿望表达用作使令言语行为，是一种语用调节现象，彰显愿望表达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 [1] 范 伟. 现代汉语情态系统与表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 高 亮. 汉语意愿情态动词研究[D]. 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3] 郭晓麟. “希望”和“愿意”的愿望表达模式解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0, (4).
- [4]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5]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4).

- [6]张秀松.“但愿”立场语义的形式呈现及相关现象[J].汉语学习,2024,(4).
-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倒序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9]Bybee, Joan & Fleischman, Suzanne (eds.),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10]Goffman, E. *Forms of Talk*[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 [11]Hopper, P. J. & Thompson, S. A.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J]. *Language*, 1980, (2).
- [12]Jespersen, 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4. 何勇等译. 语法哲学[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8.
- [13]Lewin, K. *The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Force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库尔特·勒温. 心理力量的概念表征与测量[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1938/2018.
- [14]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Second e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Wish Expression and Volitional Force in Chinese

CAO Xiu-ling & GU Jian-she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A wish is a mental projection of a desired outcome, reflecting a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ideal vision of a non-realized future. In human language, wish verbs serve as the primary linguistic means for expressing wish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ructural components, linguistic realizations, and affective tendencies of wish expressions in Chinese, with wish verbs as the analytical entry point. Based on semantic distinctions, wish verb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hierarchical levels of will-force intensity, ranging from weak to strong. Due to their inherently low transitivity, the actualization of wishes is determined not solely by the verb itself, but also by factors such as the wish initiator, the agent responsible for realization, and the objective attainability of the wish. Speakers dynamically modulate will-force levels in accordance with both subjective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Notably, wish expressions may also function as directive speech acts, constituting a pragmatic phenomenon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 wish verbs; will-force; pragmatic modulation; speech acts